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四十三回 賈茗煙街前遇故主 祝夢玉夢裡見佳人

話說王夫人因珠大奶奶說，家人們俱已賞過，忽然想起那天救火珍珠應許的賞錢不可失信。吩咐珠大奶奶取三百銀子，交林之孝拿去分給出力家人。又吩咐將宅的丫頭、媳婦按著等第定了十兩、六兩、四兩，每人分散，以便收拾起身。命林之孝差人將合族男女以及諸親六眷、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，請後日十八到宅裡吃午飯，並將所有煤米柴炭，除船中需用外，盡行散給親族及左右窮苦街坊。還有那些破壞傢伙及一切物件不能帶去，不入交單的，全行分給貧苦街鄰親眷。珠大奶奶們答應遵辦。王夫人吩咐完結，芙蓉同兩個姨娘告辭，要回宅去。剛要起身，有聽差嫂兒來回：「祝太太差人請太太安，說是剛才到了家信，明兒請太太過去說話。」王夫人點頭答應，對芙蓉道：

「回去請太太安，說我明日過來。」芙蓉們答應，辭過太太回祝府不提。

王夫人因祝太太到了家信，又不知有些什麼事，心中十分惦記。宮裁道：「太太連日過於辛苦，今日早些安寢，明日過去橫豎知道，這會兒猜他幹什麼。」王夫人點頭，連日辛苦很有些困乏，坐了一會支持不住，也就安寢。次日到祝府去，打聽有什麼說話，原來那家信是夢玉寄來的。

這夢玉自從那日上船，放出江口走不上幾十里，江面就起了風暴。趕著灣入港內，等著風雨過後，已是初更時候。一輪皓月照遍江山，看那蘆葦一望無際，夢玉甚覺心神暢快，夜深方睡。次日一早開船，徐忠吩咐船家，只許拉著半篷，沿提慢慢緩行，一日走不上幾十里道兒，倒鬧了三四天才到金陵。

夢玉先著人到賈太太宅裡去叫個人來。不多一會徐忠領著個老頭子走進艙來，說道：「這個老黃是三舅老爺家的老人，那賈太太的宅子裡就是他領著老婆孩子管著照應。他耳朵又聾，要大聲說話才得聽見。奴才對他說，是咱們大爺來了，他很歡喜，要同來見大爺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家人們答應，領他走進官艙。老黃進來，瞧見夢玉笑道：「這就是玉哥兒嗎？我常聽見人說，大姑奶奶生的一個玉哥兒，長的很俊，像個姑娘模樣兒。我常想著，怎麼也叫我瞧瞧，歡喜歡喜。誰知今日才見面，到底叫我想著了。」夢玉命小子端個坐兒給他坐下。

老黃問道：「姑爺同姑奶奶都好啊？」夢玉點頭。老黃問道：

「還有個姐兒也好啊？」夢玉又點點頭。老黃笑道：「當日大姑奶奶生下出了月子，就是我抱大的。一天一天的會玩會笑，必要我抱著滿街去瞧熱鬧，也不知吃了我多少錢糖，多少錢的果子。後來七八歲兒纏了腳，疼的走不動道兒，也還是我抱著滿街去闖門子。咳，你想想這是多年的話了！自從嫁了姑爺到如今，我總沒有見面。聽見說很好呢。這會兒你到這裡來是幹什麼？」夢玉坐到他身邊，對著他的耳朵大聲說道：「是舅舅叫我來交代賈府的房子，賈太太就要來了。」老黃點頭說道：「老爺進京時候，將房契押在錢太太家裡，押了五百銀子，三分錢起利。這是多少年，算算是一大堆的銀子。當初是我經手的，這幾年叫錢太太家報怨死了。前日個，我在他家裡還抬了一會子的槓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叫個人同你去將契贖了回來，就交房子。」老黃點頭，說道：「贖倒容易，這房子交給誰去？地跟兒賈府的房糧地上都是那聚寶門長乾裡的嚴麻子經管料理，今年二月間嚴麻子死了，丟下老婆孩子，娘兒兩個連自家都照管不過來，還能夠管這房子嗎？我還有句說，這房子也難交代你想十幾年沒有人住，又不去修理，沒有一間房子是整齊的，塌的塌，漏的漏，那些門窗、■扇全都霉爛了。賈太太回來，叫他怎麼住呢？我住在外面這幾間小屋裡，每年都是我修理。

那一年不貼補幾吊錢上去呢？」夢玉道：「你且去贖了房契回來。那房子既無人可交，就交給我替他收拾，不然賈太太到了，叫他住在那兒呢？」老黃笑道：「罷呀！哥兒，你那裡做得這些事來？那房子動一動手，就費了大事，也不是一天半天就收拾完結的。」夢玉對著他耳朵說道：「賈太太是我丈母，我不能不替他收拾。」老黃點頭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這是應該的。既是這樣，哥兒可在船裡住兩天，我先將花園旁沿那幾間好的明兒先叫他們收拾出來，讓哥兒且搬進去住著，再商量收拾正經房子。」夢玉點頭，就叫徐忠先同老黃到錢太太家去算結了帳，將房契贖回，「明兒就發書子差腳子回去，咱們再慢慢的修理房子」。

徐忠答應，僱了四乘轎子，同老黃去了好一會，回來說道：

「那錢太太往松江他姑娘家裡生去了，要月底兒才回來呢。家裡只有幾個老頭子同兩個老媽兒們看家。我轉來就同老黃到賈府去瞧了一瞧，那房子修理很費事，竟動不得手。只有他說花園旁沿兒那幾間還像個屋子。他這會兒先著人打掃收拾，明兒裱糊。咱們後日且搬到那兒住下，一面叫人修理，等著錢太太回來再打發腳子回去。橫豎他在這兒多耽擱一天，總有一天的錢。這也是急不來的事。」夢玉無法，點頭依允。只得在船裡耽擱兩日，等著收拾妥當，搬到賈府。賞了老黃幾兩銀子，吩咐兩個老人家徐忠、趙祿商量修房子的道理。趙祿道：

「哥兒的意思是要怎麼個辦法？」夢玉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別的办法，只要將這所房子收拾的展新，裡外要同咱們家一樣就是了。」徐忠笑道：「哥兒替賈太太收拾房子也是應該的，就是過於費事，況且咱們帶來的銀子，不夠這房子上的一宗兒。」夢玉道：「我不管他多少銀子，只要妥當。」趙祿道：「這裡有個木匠頭兒老孫，我同他辦過事，等我去叫他來估計估計再說。」徐忠道：「很是。你就去叫他來商量。」趙祿去了半日，同著老孫進來，領著四圍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「趙大爺的意見，是要修呢，還是要造？」趙祿道：「自然是修，誰去造呢？」老孫笑道：「這所房子，修也就是造的價錢，不過省些材料。」趙祿道：「你瞧著，一箍腦兒都給你去辦，要很妥當，是幾個錢兒罷？」老孫在懷裡取出一個布包兒打開，將個小算盤拿著，坐在一張舊杌子上凝神靜氣算了兩遍，對著趙祿笑道：「除了裱糊不算外，一切在內，得一萬五千兩才辦得下來，少了不夠。」趙祿道：「咱們也不是一年半年的相與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氣，喜歡個簡絕。你這個價兒，未免過於說了點子謊。」老孫笑道：「不要說別的，大爺只瞧瞧這椽子，一動手都要換過；還有那嵌玻璃的窗子，至少也得二十兩一扇，這內外是多少窗子？我剛才一件件細打過去，實在是要這些銀子才夠。」趙祿道：「等我去回了大爺，看給你多少。」老孫點頭說道：「大爺面前，求你老人家幫襯，自然我有道理。」趙祿笑道：「我管你道理不道理。」說著，去了一會，出來說道：「大爺吩咐，竟給你八吊錢兒，多也不出。你若是不辦，要去叫田禿子來辦。」老孫笑道：「不管他田禿子、苦禿子，只要他八吊錢包得下來，我一輩子不見你的面兒，還要罰我個什麼。」趙祿道：「你說正經話，實在少了多少不辦？」老孫道：「咱們竟簡絕絕的一句話，少了一萬二千兩銀子是辦不下來的。趙大爺記著我的這個價兒，叫別的去辦辦，就知道了。我少陪，再聽信兒罷。」趙祿道：「你坐著，咱們再商量。」老孫道：「沒有什麼商量。是這個價兒，我辦；不是這價兒呢，叫別的辦。」趙祿道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是要齊了頭兒，是不是？」老孫搖頭笑道：「辦不來，辦不來。既是趙大爺這樣培植我的買賣，我再說別的，就不懂好歹。我再讓掉一吊錢，一萬一千兩銀子，少一分也是辦不來的。就是趙大爺是照例奉送外，還有那幾位爺們也不要盡個情兒嗎？」趙祿道：

「我不管別的，給我個加一就完了。」老孫笑道：「還求大爺看破些，橫豎不叫你老人家受委屈就是了。」趙祿道：「這工程是我同徐大爺兩個人承辦，還有他們四位爺們是監工照應的，你該怎麼著，總要過得去。咱們大爺貼身服侍四位的小爺們，也得要仔嗎仔嗎才得。餘外廚子、水夫、打雜的，隨你去照應他們，那我不管。咱們說明白了，我同你去見大爺當面說定，就帶些銀子去辦事。」老孫道：「咱們結了，就是這樣。我同你去見大爺罷。」趙祿站起身，帶著他到外邊東院裡，見大爺說：「講定了一萬一千兩銀子，一箍腦兒在內，不管裱糊。」夢玉道：「銀子數兒就依他，只要辦的好，還要快，明兒就得動手。今兒先給他五百銀，叫他趕著辦事，等著明兒取了銀子來，再給他。」老孫道：「我只要領大爺五百銀做工匠人飯菜錢，那些磚瓦木料，我都叫行裡發了來，慢慢的再給他們。」

誰還不知道大爺呢？」夢玉大喜，說道：「你只要給我辦得好，等完結了，我格外謝你。總要趕著辦，明日就得動手。」老孫連聲答應。夢玉命徐忠先付他五百銀，餘下陸續再付。徐忠答應，取銀交給老孫。

夢玉當下派了馬遇、李祥監工專管收拾一切粗細木器；金映專管裱糊、油漆；孟升專管修補花木竹石以及缸盆壇罐一切應用物件；老家人徐忠、趙祿總理一切。又派貼身服侍的四個小子安兒、定兒、常兒、裕兒，除伺候外，輪著各處查工。夢玉派定了差事，那些家人、小子們，人人歡喜。自從第二天起，每日總有一二百匠人做工修造，十分熱鬧。又差人到儀徵店裡提了五千兩銀子來用。

夢玉閒暇無事，帶著安兒、定兒常到街上閒逛。信著腳兒隨便亂走，只見三街六市較著鎮江加幾倍的熱鬧，往來轎馬絡繹不絕。夢玉主僕三個穿來插去，也不知是那裡，隨處閒逛。

這天走了半日，漸覺人煙稀少，迷了路徑。正有些著急，只見牆角邊轉出一個二十歲的後生，身上穿的十分破爛。猛抬頭瞧見夢玉，不覺失聲大叫道：「哎喲，找著了，找著了！」幾步搶上前來，將夢玉一把抓著，說道：「二爺，你害得我好苦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，傷心的不可解。安兒、定兒看見大怒，將他亂推亂打，口裡罵道：「該死的忘八羔的，你還不放手！那兒這個野雜種？好端端的拉著咱們大爺哭。」那個人被安兒、定兒又打又罵，他抓住夢玉死也不放，說道：「二爺，我千辛萬苦要著飯各處找你，好容易今兒找著了，你怎麼還叫人打我呢？也不想咱們爺兒們的那一番恩義嗎？」那個人越說越傷心，淚如泉湧，大放悲聲。

夢玉剛才出其不意被他拉著，倒嚇了一跳。這會兒定了神，又聽他的這番說話，看這光景十分可憐；將他面貌細細的看了一遍，好生面熟，倒像在那裡見過。因喝住安兒們，不用打罵，叫那人不用哭，慢慢的說話。安兒道：「大爺別聽他的混說，這兒拐子多著呢，他瞧見大爺長的很俊的人兒，他打諱著拐大爺去。這哭都是假的，那裡信得過？」那人擦著眼淚說道：「兄弟，你別這樣倚勢欺人的，橫豎我伺候二爺的時候，你不知在那裡腿肚子上轉筋呢！你就算了事。」定兒道：「放你媽的屁！瞎眼的忘八羔的，你瞧瞧誰是你的二爺、三爺，你還不放手？捆起這雜種，送去打板子！」夢玉喝住安兒們，不許多嘴，隨問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在那兒見過我？只管慢慢的對我說，別要哭。」那人聽見，將手放下，跪在夢玉面前，將兩手抱住夢玉的腿，又大放悲聲的哭道：「二爺怎麼問起這樣話來？叫我心都傷碎了。也全不想想太太同寶二奶奶怎樣的可憐，明日你見了太太同寶二奶奶也是這樣不認嗎？」夢玉聽了，猛然想起，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快別哭，起來我有話說。」那人聽說，住了哭，站起身來。夢玉笑道：「你不提太太同寶二奶奶，你就哭到明年，我也是不明白的。這會兒我想起來了，我不是你家寶二爺，你認錯了。你是賈府裡伺候寶玉的不是？」那人聽了，將夢玉細細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怎麼不是寶二爺呢？就是聲音有些兩樣，餘外一點兒不錯。」夢玉笑道：

「我常聽見人說，我活像賈府的寶二爺。天下像的也多，那裡就是我像的這樣齊全呢？你到底是誰？好好在賈府裡，怎麼流落到這個分兒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叫茗煙，從小兒就在賈府伺候寶二爺。蒙二爺的恩典，待的最好。那年二爺下學場我在磚門口兒去接，瞧見出來，在人空兒裡一擠就不見了。四處找尋，總沒有個影兒。後來放了榜，二爺高中舉人，將個太太同寶二奶奶真可憐，幾乎哭瞎了眼。我瞧著實在過不去，就離府拼了命各處去找。」

後來盤纏用完，只得要飯。總不死心的要找二爺，不拘是那兒，我都走到。這初頭兒上，我才到這兒來，凡有大街小巷，沒有一處不串到。昨兒在一個小土地廟的門口兒坐著，來了一個破衣服的和尚，對我笑道：『這幾年苦志要出頭了。』我問他怎麼出頭，他說道：『你明日遇著主人，你不是出了頭嗎？』我趕忙問他主人在那兒，他叫我今日飯後總向著東南上走去就遇著了，拉住他別放，不是他，也是他。果不然這會兒遇著了二爺，怎麼又說不是呢？」夢玉笑道：「你這一番苦心為主，我聽了十分歡喜。況且那和尚說，不是他，也是他。想我同你有主僕之分。我雖不是賈太太的兒子，於是賈太太的女婿。」茗煙忙問道：「二爺怎麼是我太太的女婿？」安兒道：「你這人可糊塗，說了不是你們寶二爺了，你還要二爺長，三爺短的叫，這是咱們鎮江的祝夢玉大爺。你記著，以後遇著再別叫錯了。」夢玉道：「我聘了太太的四姑娘，尚未過門呢。」茗煙驚喜道：「咱們的惜春四姑娘真長的又俊，性兒又好，又會寫，又會畫。宅裡人誰不說他好兒！」夢玉道：「賈府裡有幾位四姑娘？」茗煙道：「兩邊府裡只有一位四姑娘，那裡有幾個？」夢玉道：「我聘的這位四姑娘名字叫珍珠，同你說的不對。」茗煙道：「只怕是改的名字也論不定。」夢玉點頭說道：「太太就回來了。我現在這兒修理房子，你跟我回去，服侍我罷。」茗煙兩淚交流，跪下來說道：「情願終身服侍大爺。」夢玉甚喜，說道：「我就住在太太宅子裡，咱們回去打那裡走？」茗煙道：「這兒有條小道兒，穿出大街再往西去，進了那個大衙門直往北，出口兒就是。」夢玉道：「你在前引著路，咱們慢慢的回去。」於是，茗煙在前引著，東彎西轉走了半日，來到賈宅大門，看見出出進進挑磚抬瓦不計其數。他站在門邊讓大爺前走，三個人跟了進去。夢玉走到院裡，裕兒們瞧見，趕忙打起簾子，讓大爺進去坐下。歇了一歇，叫常兒去找了徐忠來說話。常兒去不多會，同徐忠進來，問道：「大爺在那裡逛了一會？」夢玉笑道：「坐在這裡實悶的慌，走到外面也不知是那裡，隨便走走，倒無意中遇著賈府的小子，流落不堪。我帶他回來，收在身邊服侍。先給他十兩銀，叫他趕著去買衣帽鞋襪。我等他收拾好了，還帶他出門呢。」徐忠答應，到自家屋裡取十兩銀交給茗煙，傳了大爺的話。茗煙大樂，接了十兩銀，往外飛跑去了。

夢玉吃了一會點心，因身子困乏，走到炕上打個盹兒，叫安兒們將帳子放下，出來又將房門帶上。夢玉朦朧睡去，只覺一個人在街上閒走，遙望見那邊短牆裡一帶竹林青蔥可愛。信步走了過來，順著短牆隨彎抹角，見有一座園門半掩，寂無人聲。心中想道：「此必人家園圃，何妨進去遊玩遊玩。」將門推開走了進去，一望盡是竹林，內有曲徑可通，依林傍竹。曲折走去，竹盡處有小沼疏林、板橋臥石，十分清雅。過橋數步，一帶短籬上面盡是大紅薔薇，開如簇錦。順著花籬過去轉出湖山石後，看見草屋數間，湘簾半掩。走到門邊探身往裡一望，只見滿屋圖書，玉軸牙籤盈幾滿架，不覺踱了進去。看那碧紗廚裡設著絳幃羅帳，心中疑惑，不敢過去。

正在設想，見有人笑語進來。抬頭一看，見有二八佳人一個，梳妝淡雅，手中拿著鵝翎香扇，冉冉而來。看見夢玉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走到我的屋裡來？」夢玉甚覺慚愧，趕忙上前見禮，說道：「我祝夢玉，見尊園清雅，心適神怡，因窺雅室，誤達香閣，伏望小姐宥我冒昧。」那美人聽了，反怒為喜，驚問道：「你就是祝夢玉嗎？何期今日果能見面！」說著，將手中羽扇招著道：「你來。」轉身就走。夢玉看那光景諒無惡意，跟著他轉到一間屋裡。只見上面掛著一尊觀音菩薩佛像，桌上供著鮮花淨水、貝葉香爐，桌前鋪著蒲團，屋中甚為幽潔。

美人指道：「夢玉，你瞧我為你立了心願，長齋繡佛，今已數載。每日靜坐蒲團，對佛誦經，惟願此生與你相會。你想，一面不識的人，像我這樣癡心的能有幾個？我因為聽見你是個閨門知己、巾幗良朋，所以立下這段癡願。只要同你相見，明了我想你的癡情，此生已足，並無他意。」夢玉聽了十分傷感，說道：「我夢玉無德無能，自慚形穢，荷蒙小姐不棄，神交遠垂默契，真令人心感。玉雖不敏，敢不以香閣知己報答玉人？」

「那美人笑道：「只要你知我癡情，已遂我私願。我同你男女之間，何以言報。」兩人正在說話，見一位老太太扶著個丫頭進來，問道：「這是誰家少年？你同他絮絮叨叨的說些什麼？」美人答道：「就是母親常說的祝夢玉。」那老太太驚道：「他就是祝夢玉嗎？過來我瞧瞧。」美人對夢玉道：「這是我的老母。」夢玉聽見，趕忙過來拜見。那老太太將他扶住說道：

「我耳朵裡都聽熟了，這個也說夢玉，那個也說夢玉，今兒倒要瞧瞧怎麼一個樣兒。」說畢，拉著他走到外邊，將他左瞧右瞧的瞧了一會，笑道：「真個長的俊，怨不得的人人贊他！想來性情也是好的。我聽見說，你娶了兩個奶奶，不知是誰家有福氣的姑娘？」夢玉道：「是梅家姑媽的兩個姐姐。」那老太太笑道：「我家這丫頭自從他父親不在了，這兒又沒有房族親眷，他又無伯叔兄弟，就是我娘兒兩個相依為命。有那些娘兒、媽兒來做媒，他立志不願，好端端的吃了長齋。說也可憐，我在一日，管他一日。只恐我早晚死了，丟下他無靠無倚，誰來收管呢？」那位老太太說到傷心，大哭起來。美人聽見母親的這一番說話，不勝感傷，抱著老太太放聲大哭。夢玉本是個多情人，見他母女哭的傷心，也拉著一堆的大哭起來。正在哭的高興，只聽見有幾個人高聲喊著大

爺，夢玉回過頭去睜眼一看，原來是他們。不知叫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